

悼憶丙寅同級亡友

吳慶源生平往事二三

余與吳兄在校雖係同級，但過從不密。然吳兄平日待人客氣，未嘗見其與校友爭論，確是一個循規的好學生，這個印象迄今猶留在余腦海中歷久不變。

離校後彼此消息隔絕多年，未曾一晤。直到政府播遷來臺，始於同學會中相見，頗感意外之喜，蓋同學友誼熱情依舊也。

其後吳兄任鐵路局材料處處長，當時余承其推薦亦在同處工作，且為其直接隸屬。在此供職期間，深感吳兄對事勤奮，待人和氣，一似其為學生時代者然，私衷甚表敬佩之忱，吳兄堪稱為一位模範公務員，無負其所學以報效國家。

最近彼此退休後，常有同學之接觸，晤談頗投機，感情轉見親熱，是亦晚年一項慰藉，內心竊喜。

所憾吳兄携眷遷居美國，時通魚雁，於余病中渠尚自國外寄款助余在臺醫療費用，似此友情今已難報萬一矣，言之慨然！吳兄生活有規律，亦少病，前者接其來函云身體不適入院檢查等語，當時亦不以為慮，詎料從茲與好友永別。其令人悲痛為何如耶！所謂體弱者猶存，而強者已辭世，人生往往若是，夫復何言？！

楊文度淚述 四、廿二

我的學名 蔣山

有人問我「尊姓？」「大名？」我總是隨口回答說：「敝姓蔣、蔣總統的蔣。單名山，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山。」簡單明瞭，自始絲毫沒有沾光的意思，倒是這樣自我介紹，時常引得對方開顏一笑。

蔣山是先父蔣僕替我取的學名。最初我僅僅知道蔣山就是南京的鍾山，也就是國父陵寢的所在紫金山。白香詞譜載元、薩都拉滿江紅金陵懷古一闕：「六代豪華春去也，更無消息。空張望，山川形勝，已非疇昔。王謝堂前雙燕子，烏衣巷口曾相識。聽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思往事，愁如織。懷故國，空陳迹。但荒煙衰草，亂鴉斜日。玉樹歌殘秋露冷，隄脂井壞寒蟄泣。到而今只有蔣山青，秦淮碧。」這可能是我命名的出處。

去年十二月筆者收到臺北市浙江同鄉會寄來浙江月刊第十三卷第十二期，其中有一篇姚振昌先生寫的「呂公望先生傳畧」，發現有先父蔣僕的名字。文內有一段記載說：「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義。廿一日陳英士先生派姚勇忱來杭州……次日（廿五日）公望先生偕姚勇忱赴上海，與陳英士、王金發等洽商如何進行起義。返杭後，立即與朱瑞、褚輔成等開會，遂決定舉事計畫如下：

- 一、王金發潛歸紹興、宣佈獨立。
- 二、呂公望去接引處州呂逢樵之民軍，佔領富陽，進攻杭州。
- 三、褚輔成去上海運來槍枝彈藥。
- 四、杭城光復，推陽壽潛為都督。
- 五、派傅右泉、王悅山去運動八十一標新軍響應。俞燁、胡奠邦去運動八十二標新軍響應。
- 六、蔣僕、王子經去接運從上海來的槍械至萬松嶺，妥加安置。
- 七、呂公望須先與撫臺衙門衛隊司務長孔昭道確切約定，先派人潛入

撫臺衙門擲手榴彈。一俟撫臺聞聲出衙，立刻將其生擒，佔領撫署。」

九月十三日浙軍照原定計畫執行一舉光復杭州。「十月二日江浙各軍將領在上海張園會議，決定組江浙聯軍，攻略南京。推徐紹楨為聯軍總司令，朱瑞為浙軍司令。聯軍參謀長呂公望，建議由浙軍先攻取南京城外紫金山之天堡城。十二日晨五時許拂曉，浙軍攻佔天堡城，即將清軍遺棄之大砲彈藥向南京城內猛轟，午後二時清軍請降。十二日革命軍入城，宣告光復南京……」看了這段記載，使筆者才明白先父替我取名，更有紀念參與革命光復南京的意思。老一輩的人多有謙讓的美德，潛德幽光，功成不居，如先伯祖鹿珊公嘗參加鑑湖女俠同盟會，民國成立後退居林下賚志以終。他們從未與兒孫輩談起以前的事蹟。我們只能從旁人的記述中的略知道片鱗半爪。

土木建築工程規劃監工承包

世界工程無限公司

負責人 謝 雲 清

台中縣東勢鎮南平里本街 140 號

也算趣譚 樂仁

廣告的影響

社區裏電話號碼前面是四個六字，因此一般用戶習慣上只問或答後面三個字號。有一次一位光頭正在生氣，聽到鈴響去接電話：「你是五六六嗎？」「什麼？什麼烏溜溜！我連一根頭髮都沒有了！」叭噠把聽筒擱上。

够朋友

我們翰林樓公寓住戶信箱上面，時常發現有趣的字條。最近有張字條上寫着：「喜歡借報看的仁兄：真高興你跟我們一樣有讀報的癖好。不過希望你下回記得看完放回原處。我們七點下班。你的朋友。」第二天他們的信箱裏多了一份昨天的報紙。

狗眼看人低

二樓張先生不太講究衣着，時常遭受公司裏人的白眼。上個月他提了一架舊電視機去換，電器行的小夥計向他上下打量，卒然問他：「這架電視機那裏來的?!」氣得他大罵：狗眼看人低！

不吵鬧不成夫妻

今年二月廿四日在美國去世的趙元任博士有一個快樂幸福的家庭。他的夫人楊步偉女士擅長寫作，又煮得一手好菜。不幸已在去年逝世。當他們結婚五十年紀念金婚的時候她曾寫了如下的一首詩：「吵吵鬧鬧五十年，不是冤家不聚頭。元任欠我今世債，只有來生重排過。莫再錯點鴛鴦譜，你作妻子我丈夫。」

「教我如何不想她」這首富有詩情的歌，是趙博士的成名之作。歌中的她是誰？據新城葉老弟兄透露的謎底——不是楊步偉而是趙麗蓮。信不信由你。